

《約定》

「來！我們約好了喔！」——那是我和她之間的約定。

「唧唧——唧唧」仲夏的蟬鳴，此起彼落地環起。薰風自南來，成綵的雲朵點綴著普魯士藍的蒼穹，夏日的艷陽，自窗邊射來，晒得我皮膚紅得發痛，啊，對開的人物素描還沒畫……

霎時，窗外風雲變色，鉛灰的雲朵如澎湃洶湧的浪濤在空中翻騰著；驟雨如沙丁魚群，籠罩整片大地，空氣中的水分，彷彿能讓人窒息。一陣強風，將雨的臭味送進我的房間，也隨即吹起遍佈在地板的失敗品「要不要乾脆直接放棄，反正老師也不喜歡我的畫，我可能也考不上。」，各種負面言語，也瞬間積盈於心頭。

沒錯，我決定放縱自己。

足不出戶、終日宅在家中、沉迷於虛擬的網路世界，成了我的日常寫照，父親察覺到我邋邋頹頹的模樣，左手撐在腰際，右手指著貼在書桌上的「美術班考試倒數日曆」，說：「剩下幾個月，你到底有沒有自覺啊！看看你現在的樣子，你有資格去考試嗎？更不用談會不會考上了。」，瞬間，我的理智線斷了「你到底又懂了什麼？難道…就不能多支持…鼓勵…我嗎？」，我哽咽著應答，轟，我將沉重的房門關上，蹲坐在門後，任憑淚珠流淌，這種感覺，好似身在滂沱暴雨中，持著一把傘遺世獨立。

月輪昇舉，皎潔的月色傾瀉在漆黑的巷弄。亥時已過，我將生活必需品：換洗衣物、牙膏牙刷、錢包等，放入一個偌大的旅行袋，準備逃出這名為：家，的監獄。

阿銘，是我的同班同學，家裡經營工廠，因此即便時間已至深夜，內部營運依舊燈火通明，接著他領著我穿越各種大型機具。

氤氳的煙，瀰漫整個寢室「不好意思啦，工人們都喜歡在這邊抽菸。」阿銘在我的耳畔邊說到，接著我向他道出此次逃家的原因，不過，他反而沒有憐憫我，反倒大聲斥責：「你知道有多少人羨慕你可以選擇自由畫畫的生活嗎？不像我，每天幫忙工廠打鐵、搬重物，而且未來我只能繼承家業，做這行的。」

我環顧四周，斑駁的水泥牆上，貼著不少美術作品。「其實，我曾經也想當個藝術家，但後來隨著創作的時間越久，我創作的初衷逐漸消失殆盡。」，阿銘在我耳畔低語著，這番話於我心底，劃出一道道漣漪，頓時，我彷彿在他的故事中，看見自己的縮影。翌日，我收拾物品，飛奔似的回家，想與父親和解。

孰料，打開家門迎面而來的，不是父親溫暖的擁抱，亦不是淚流滿面的母親。啪，父親那雙佈滿厚繭的手掌，不偏不倚的，在我臉上烙下一道泛紅的傷痕，此刻，緘默與憤怒的高壓，讓時間宛若靜止，我撫著面頰，慢慢走向專屬於我的避風港。

轉開銀色喇叭鎖，按下電燈按鈕，只見地面如颱風過境，凌亂不堪、桌面堆積如山的參考書，全部散落一地，無一倖免，而那本「美術班考試倒數日曆」，則被一分为二。我輕輕的將門關上，而後沉沉的跪坐於書堆，這種悲傷無

法向人解釋，即使解釋，人家也不會理解。它永遠一成不變，如無風夜晚的雪花，靜靜沉積在心底。

外婆，出身在一個傳統的家庭，由於那年代經濟狀況不好，因此想學什麼才藝都很困難，但嚮往中國傳統美術的外婆，利用課餘時間，打工賺學費，假日偷跑到畫室，學書法畫水墨，而老師發掘她的天分，便栽培她參加各項比賽，並且順利獲獎，不過，那些獎狀拿回家，全都免不了成為廢紙的命運，而為了證明對藝術的熱情，國中畢業後，她北漂發展，如今成為一個國畫創作者，徜徉在美術的世界。

外婆悄悄的轉開門把，將美術工具箱擺至窗邊，而這時的我，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情緒，淚水如潰堤的泉，自眼眸不斷湧出，「來，不要再難過了，你知道我以前為了畫圖，吃了多少苦？但我都沒有放棄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」，外婆撫著我的臉頰繼續說：「但我現在老了，連提筆的力量都使不出來，可以麻煩你連同我的份一直畫下去嗎？」，「好。」，我小聲地回答後，她隨即下樓。

那時外婆在關上門前，我們做了一個約定。

如今，那本「美術班考數倒數日曆」，不知道遺落在世界的哪個角落，而我也忘了，為了準備考試，畫壞了多少張畫紙；消耗了多少的元氣；流了多少的淚。我坐在外婆的病床邊，手持炭筆，將她的瘦骨嶙峋的身型，以及端莊的五官輪廓，逐一繪在紙上，「嘶嘶——嘶嘶」筆劃過紙面的聲音，縈繞在空蕩的病房。外婆因創作時姿勢不正確，身體經年累積的傷害，導致「狹窄性肌腱滑膜炎」、「黏連性關節囊炎」，一同併發，由於年紀較長了，復健的成效有限，因此她毅然決定停止創作。「乖孫啊，你在畫什麼？」，外婆輕輕的問，畫的正著迷的我，搪塞的回了個「嗯。」，然而我瞅見她的嘴角輕輕的上揚，用深邃的雙眼望向我，此刻，我知道，我們二人都沒忘記那時的約定——我要傳承外婆的信念，成為一個藝術家。

當夏蟬不願高歌，枝桠不再茂盛，我想，若有一天，生命的潮水退盡，當盡頭的冷鋒自指端寒起，我和外婆的約定，仍是人生中最後的餘溫。

（共 1869 字）